

史

記

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

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

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

鋒東嚮

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跂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

○正義曰

改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為

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

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

以為列侯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為櫟侯○索隱曰地理志櫟縣屬南陽

及聞

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

昌

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

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

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

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爲韓王

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

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

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

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

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

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駟案漢書曰

六年春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

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

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

音被

馬也匈奴數入晉陽

正義曰并州

去塞遠請治馬邑

正義

曰朔州

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

信

索隱曰冒音墨又音莫報反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

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

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

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正義曰潞州縣

斬其將王

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

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

毋丘

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

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

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

在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

正義曰石

州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西北

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

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

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

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也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

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

閼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

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

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

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杖也請令

彊弩傳兩矢外嚮

索隱曰傳音附

徐行出圍入平城漢

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

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

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

蘇林

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

鄧展曰柴

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爲得此時奇未爲將

遺信書曰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

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

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

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云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

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

以憤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憤音奮張晏曰憤僵仆也正義曰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爲辭○

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

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爲踈張揖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

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

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

漢漢封頽當爲弓高侯

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呂表屬榮陵

○正義曰

嬰爲襄城侯

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呂表屬魏都

吳楚軍

時弓高侯功冠諸將

徐廣曰謚曰壯

傳子至孫孫無子

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

頽

當孽孫韓嫣

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曰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

貴幸

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

道侯子代

徐廣曰名長君

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

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

拜爲龍雒侯續說後

索隱曰頽

五格反作維音洛龍頽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頽侯以酎金坐

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
爲龍額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詔孫曾紹封龍額侯漢
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

上皇相愛

如淳曰親謂父也

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

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

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

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

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

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

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

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

臨江王共尉破之

李奇曰共敖子

七月還從擊燕王臧

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

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

如淳曰觖音辭別之決望猶怨也賡曰觖

謂相觖而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索隱曰觖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

及虜臧荼廼

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

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

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
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
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
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
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
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
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
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
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廼私令匈奴助豨

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
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
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
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
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
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
盧綰綰稱病上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
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
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
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

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

正義曰他徒何反

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

封爲亞谷侯

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漢表

內

陳豨者宛朐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諸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朐

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

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

爲列侯

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朐至霸上爲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

荼封豨爲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

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

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

皆出客下

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

絺還之代周昌廼求

入見見上具言絺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絺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絺絺恐陰令客通使王黃舅丘臣所

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

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

絺絺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廼赦趙代吏人爲絺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絺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絺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

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
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
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
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
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輒露檄插
羽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
羽插檄書謂之羽檄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
取其急速若飛鳥也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
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曷丘臣皆故賈人